

蚁族

北京生存日记

昭

著



北漂日记

我混在这座城市里，
习惯了挣扎着沉下去，挣扎着浮起来，
也早就习惯了人们的每一种表情，
我可以理都不理这些东西，一个劲儿往前走。
因为我的名字叫北漂。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蚁族

北京生存日记

昭
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蚁族：北京生存日记 / 昭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12
ISBN 978-7-5008-6598-8

I. ①蚁… II. ①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7261号

蚁 族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出 版 人 | 芮宗金 |
| 责任编辑 | 吴 迪 |
| 责任校对 | 董春娜 |
| 责任印制 | 黄 丽 |
| 出版发行 | 中国工人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wp-china.com |
| 电 话 |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 |
| 发行热线 |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 |
| 经 销 | 各地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9.125 |
| 字 数 | 160千字 |
| 版 次 |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35.00元 |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1 第一阶段 / 居无定所的狂欢
- 23 第二阶段 / 论存在感的丧失
- 41 第三阶段 / 颓废是对自己发动的战争
- 69 第四阶段(上) / 找工作的过程,就是重新发现
自己是个傻帽儿的过程
- 103 第四阶段(下) / 寻觅,寻觅
- 155 第五阶段 / 这里的黎明之前万籁俱寂
- 219 终 章 / 你是我的绝处逢生
- 229 后 记 / 人生探险——李昼的思维迷宫



第一阶段

居无定所的狂欢

6月28日

2012年6月29日。我第二遍告诉自己：车厘子，你给我记住，记住这一天。

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4小时之前。

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梦想应该是实现了。

这大概是我一年以来最幸福的一刻。这天是我来北京的第352天，我最终咬了咬牙，把一年的全部积蓄拿了出来，租了一套三室一厅。

中介小妹热切极了，声音清脆连贯，语速可以达到每秒钟120字连发，她一直竭力说服我在合同上签字，而我现在只想看一看这个房子，我等待了一年的房子。

足够打一场篮球的宽敞客厅，沙发上能躺上三个人。简单的吊灯，白色的三角钢琴，地中海风格的厨房和餐厅，椅子的角弯曲起来，像一个明亮的笑容。卧室的色调是暖的，窗帘的样子也

好看，前任主人留下的油画架子懒洋洋地站着，绿萝的气味儿从窗台一直渗透到肺里，浴缸也宽敞清透，足够我坐在里面哼上半天不成调子的老歌。

只是寻常人家的样子，却已经让我知足得想哭。

如果你是我，你也会这样的。

我是说，如果你和我一样，也是个刚来北京一年的北漂的话。

一年之前我大四，想找个地方实习，被四通电话和一个梦想的许诺召唤到了北京。我和成千上万的北漂一样，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就投入了这座城市汹涌的人流。梦想是什么？对我来讲挺模糊的，在想明白自己要什么之前，我已经躺进了阴暗潮湿濡臭的地下室，哄着蟑螂，晃悠着吱嘎吱嘎作响的床，憧憬未来。

其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们都要住在一种叫作隔断间的房子当中——隔断这东西顾名思义，就是把一整套房子以木板切割成无数个小房间，每个房间配置木门、劣质球锁，单独出租，一个小房间就叫作“一户”。

客厅中间打一道墙，又变成了两户；主卧和大次卧可以卖到高价，不打隔断。厨房剪掉水管，也分割出来一家。

阳台也可以住人，那是我的第二个家，我住了整整八个月。

夜里风从南边来，就倒头向北睡，风向变了，就换个方向。下雨了，就听一夜排水管的轰鸣，这其实很不错，像大自然的声音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气味儿，门外就是厨房，终年没有人收拾厨房，30多个人每天都在用它。那八个月里，我总是起得非常非常早，腐烂的臊甜气每天都准时把我叫醒，我在干呕里爬起来，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，幻想明天会好起来的样子。

那时候整套房子是一个四室两厅两卫，总共隔成了22户，每一户大的10平方米，小的5平方米。除了主卧、次卧，其他的房间被叫作阳隔、阴隔。所谓阴阳，指的是带不带窗子，带窗曰阳，不带曰阴。不带窗户的房子还能住人？不怕的，这些都是在地下室历练过的主儿。

当然，也有人把阴隔里面装上所谓“内窗”，就是对着房子内部开一扇窗，至于它的作用，自然是给人一点心理安慰，并且能让房价贵上50元。这和阳光空气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这每一户的房租呢，每月为700~2100元，每年上涨50~100元。我现在的家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可以一直睡，一直睡，只要不开灯，这房间里永远是黑夜。

赤贫和暴富，是会刻在骨头上的。之后不论经历过多少次河东河西，或多或少，你都能看出来。早年乞讨过的企业家，你永远都会看见他的谨慎和狠辣；落魄贵族呢，哪怕穷得只剩下屋檐

上的一捧雨，也是注定要珍藏与欣赏，生怕别人占了去。

至于我，在这之后漫长的岁月里，我开始往身上洒各种气味儿、各种调性的香水，住各种各样温馨甚至奢华的房子，可是那腐烂的气味儿一直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出现在我最得意和最落魄的午夜。

有时候我甚至很惊恐地觉得，那股腐烂的臭气是我的守护神，它无比肮脏又无比慈悲，在每次繁花似锦和黑云压城的时候，潜入我的梦里，让我在干呕中醒来。它一直在告诉我，在所有的顺境和逆境里，努力生活，憧憬未来。

这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居住状况。我们爱北京的天安门，我们爱北京的地下室。我们怀揣着青春与梦想，怀揣着毕业证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喷涌而来，我们毛茸茸的脑袋塞满地铁，叫患了密集恐惧症的人胆寒。

这个我们里面自然包括我，包括我的发小伊莎贝拉，包括李昼，也包括比我还忙还穷的另一个女“屌丝”，小白。

小白是我的第一个房客，来北京比我还晚。她让还住在隔板间里的我感受到了当房东的滋味。遇见小白的那天晚上，她拎着一个蛇皮行李袋，脸盘白皙，夜色中可见度很高。她沉静温柔，讲话略有点儿紧张，在小区门口绕了三圈，还是找不对地方，分

不清南北。我下楼接她，她告诉我说，她是一名导游。

进了我那狗窝一般的“暗隔”，她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看上一圈。我做好了森严的戒备，等她来发问。冰箱、洗衣机、房钱、各类费用，这一切的一切，我都已经给她准备好了解释。

果然，她张张嘴，有点儿担忧地发问了：“我今晚没地方住了，所以，我可以住在这里吗？”

……可以，太可以了妹子，我要是说不行，我就是坏人了。

给你讲完这些的时候，亲爱的，我和小白已经凑合过了半年。她陪我做饭、看房，和黑中介吵架，我陪她讨薪、要账，拉着她从不靠谱的旅游公司走掉，来我所在的公司上班。今天我们又一起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转了三次地铁，回到了地处西二环的家里，憧憬明天。

“终于——可以——告别这里了——”我栽歪在咯吱乱响的上下铺上，盯着脏兮兮的天花板，阴阳怪气地大声喊。

“车厘子……你真的租啊，会不会有点儿贵？”小白小心翼翼地问我，都已经跟我住了半年了，她还是老样子。

“当然租，难不成我还等一辈子啊。要是什么都怕，那就什么事儿都做不了，”我冲着上铺吼了一句，“你放心，虽然我没什么钱，也没什么背景，但是只要在北京一天，我没饿死，也不会让你挨饿。”

小白没吭声，安静地点了点头。我随手拍了拍她的脑袋。

明天我们就有大房子可以住了，三室一厅，两个带浴霸的浴室，有落地窗，有厨房，140平方米，几近奢侈。终于定下来了。虽然付出的代价是从西二环搬到了北六环。虽然押上了整整一年的积蓄做周转，可我还是很喜悦。

这对我而言，不仅仅是一套房子，而是一个宏大计划的开始——乌托邦公寓计划。

我最初的想法是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起分担房租，一起生活，不再像隔断间那么冷漠，而是成为一个其乐融融的家。我们互相帮扶，最好还能一起做点儿事业。都是流浪在外的人，能够彼此拥抱着取暖，就能抵抗这个城市庞大的空虚和寂静。

想做这件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小白，她不像我，她那么内向和柔弱，面对拖欠工资的主儿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跟在我身后，抓着我的胳膊小声说让我别吵了。在乌托邦公寓待久了，她的北漂之路，应该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没错儿，我想保护她，就像十年前伊莎贝拉保护我一样。

那时候的伊莎贝拉是我的同桌，面对可耻的班主任和可笑的同学，她张开手臂，横刀立马地挡在我面前，叫骂着一些颇具创意的方言。那一刻我好像看见了神明。我一直渴望有一天，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神明。

这点儿小心思我没告诉伊莎贝拉，也没告诉小白。

作为我的室友和最回头客的房客，小白很快就睡熟了。我有点儿压抑不住成就感，折腾了很久才睡，在这八平方米的四壁黑暗的小客厅里，喜悦一直高涨，都快要淹没天花板了。走廊的光打进隔断板上歪歪扭扭的小窗子，照不亮这个我们住了大半年的渣滓洞，却能照亮我的心。

终于可以开始了，我的乌托邦公寓计划。

6月27日

第二天我是哼着歌去上班的。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。

这个月的工资和项目奖金，可以补齐最后一笔款项，之后我的乌托邦公寓计划就可以水到渠成了。

金额应该是一万块。这个数字让我扬扬自得了很久。早在一年前，进入C集团实习的时候，老板曾经对我们说过，“我知道你们想说梦想，但是现在，请把你们的嘴给我闭上！你们30个实习生里，最后能留下两个来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们现在要面临一场厮杀，这厮杀不是对他人，而是对你们自己。如果一年以后，你还站在这儿，那么你再来拍着桌子告诉我，你有梦想！如果不能，自己去打自己的脸去！”

于是一年以后，我站在这儿，笑眯眯地对老板说：“早啊，老甄。”

C集团是一个帝国，行业的翘楚，是所有实习生都趋之若鹜的地方。那天老板开了那场誓师大会之后，我们30个人马上开

始了每天 12 个小时的魔鬼训练，出差、出错、挨骂……每天都有人在不断地离开，而且更加讽刺的是，好多离开的人连自己为什么会被判离场都不清楚。

第一个月过去的时候，只剩下 15 个人了。留下的人，人人自危，不少人自称得了神经衰弱，而我恰恰相反，在那个腐烂的厨房旁边睡得格外欢畅，因为实在太累了。

第二个月过去的时候，只剩下 5 个人了，这个时候的我们，都已经忘了什么叫忐忑了。很快就有人辞了职，我和李昼送他走的，送他走的那天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淡淡的绝望。

一年以后，只剩下两个人了，我，还有李昼。此时此刻李昼正坐在我的对面工位，一脸严肃地摆弄着他的星空投影仪。我自己为什么会走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。至于李昼，我倒是清楚得很，他在 C 集团的历史上都算一个奇葩。

他这种人，会在你失恋当天，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分析整整一个小时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，我这根本就不是爱情，而是一场对童年阴影的自我逃避。

他很瘦弱，高，走起路来让人胆战心惊，总怕他什么时候从中间断掉。和所有的高智商变态一样，他戴着眼镜，不过他的眼镜有三副，眼镜框的颜色会随着每天的心情变化。

他一早就跨越了看见谁都叫哥叫姐的步骤，各种隐晦的办公

室斗争也被他统统无视掉。他刚来的第一天，就有不少于三个前辈叫嚣着说一定要开除他。而今，他是一个 30 人部门的总监。

他当上总监的那天，我成为创意产品研发部的部门经理。他这种强大得不是人的智商，严重冲淡了我胜利的喜悦，但是老甄却告诉我，李昼本身是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孩子，我虽然走得慢，但也许会走得更远，让我别着急。

可惜我从未想过干掉李昼，实际上我从未想过干掉任何人，所以我人缘一直不错。我刚刚来公司五分钟，就发现已经有慈爱的姐姐给我倒好了水，有严谨的叔叔提醒我要交周报。

小白安静地坐在我身边，忙着她自己手里的事情。她是我的“创意产品研发部”的唯一一个部员，她的细心可靠一直弥补了我冲得太快的缺点。我扬起笑脸和同事们打了一圈儿招呼，与小白相视一笑，小白看着我，白皙的脸蛋儿红扑扑的。

又是一个平静的上午，所有人都带着一点儿喜悦。领着 4000 元工资的 40 岁老王是这样，离婚多年的女魔头艾拉也是这样。一会儿发工资的短信就会来了，我的乌托邦也就会来了。

喜讯从李昼的一声口哨开始，办公室里响起了微弱的、此起彼伏的喜悦声音，我停下手头的策划案，盯着手机屏幕，开始等。短信的声音远近高低地响着，小白看了一眼手机屏幕，松了一口气，艾拉翻了个白眼把手机丢在一边，老王忙不迭地发短

信，眼角眉梢都是喜气。

最后一声短信声音消失了。整个办公室重新恢复了平静，打字声重新响了起来，偶尔一两声交头接耳很快又淡了下去，而我的手机却一直没有响起来。

“艾拉姐，我工资——”我忍不住站了起来。

艾拉推了推眼镜，欲言又止，老甄的助理突然拉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：“车厘子，甄总找。”

我站起来的时候，发现好像人人都在看着我。

老甄的办公室一如既往，墙上的绿萝还是我栽的，后来惨遭李昼毒手，被用钢丝拗成了小兔子和小鸭子的造型。

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俩了，老甄和我。

“今儿发型不错，”老甄看了看我，“这个你们年轻人叫……朋克？”

“并不是。只是昨晚没睡好，”我尴尬地挠挠后脑勺，“最近您还真把烟给戒了，安心。”

老甄默默地拿出一支雪茄，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

“这个还好，这个不上瘾啊……”老甄拿打火机慢悠悠烤了一会儿，“你不来一口？”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我还只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女。”